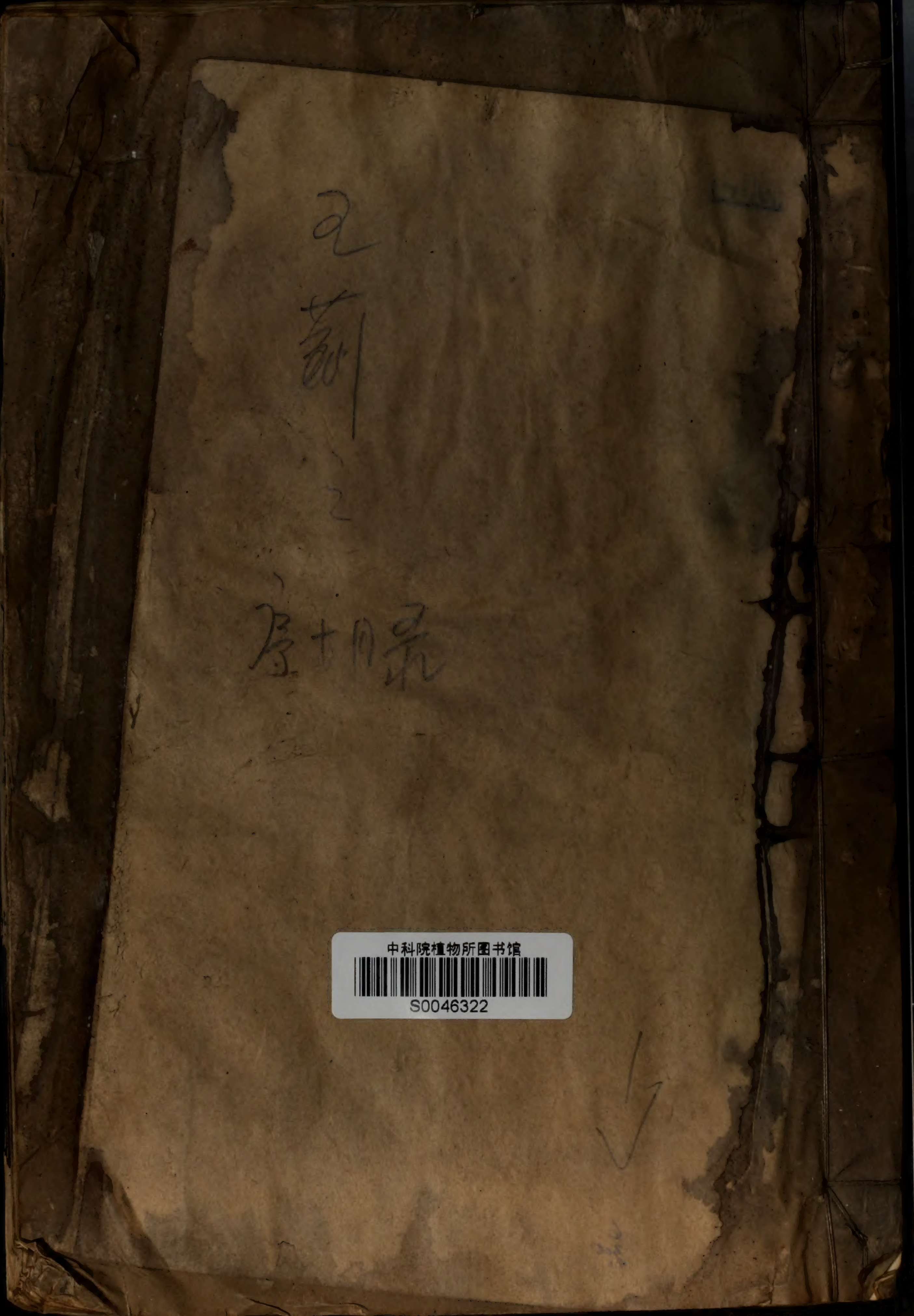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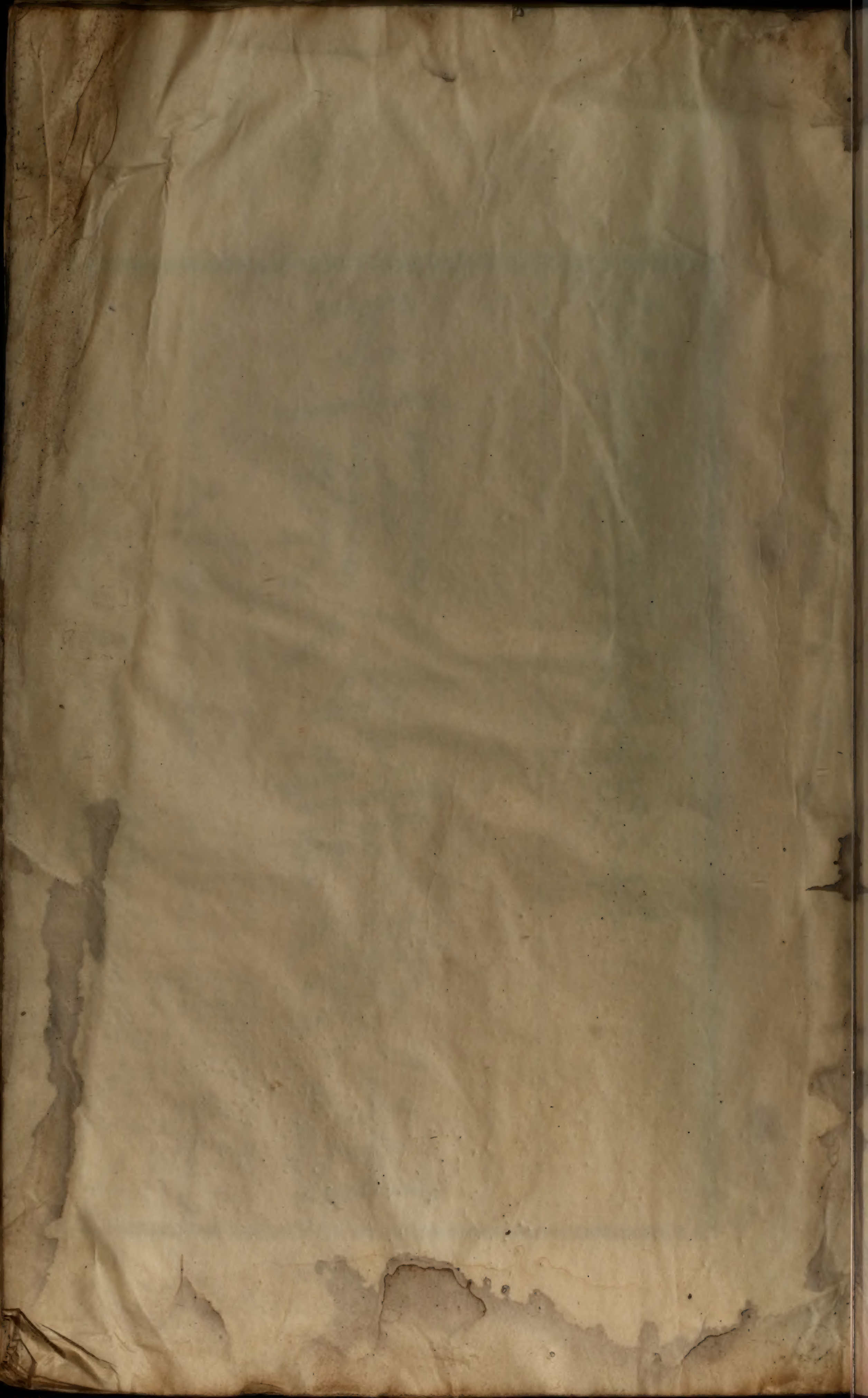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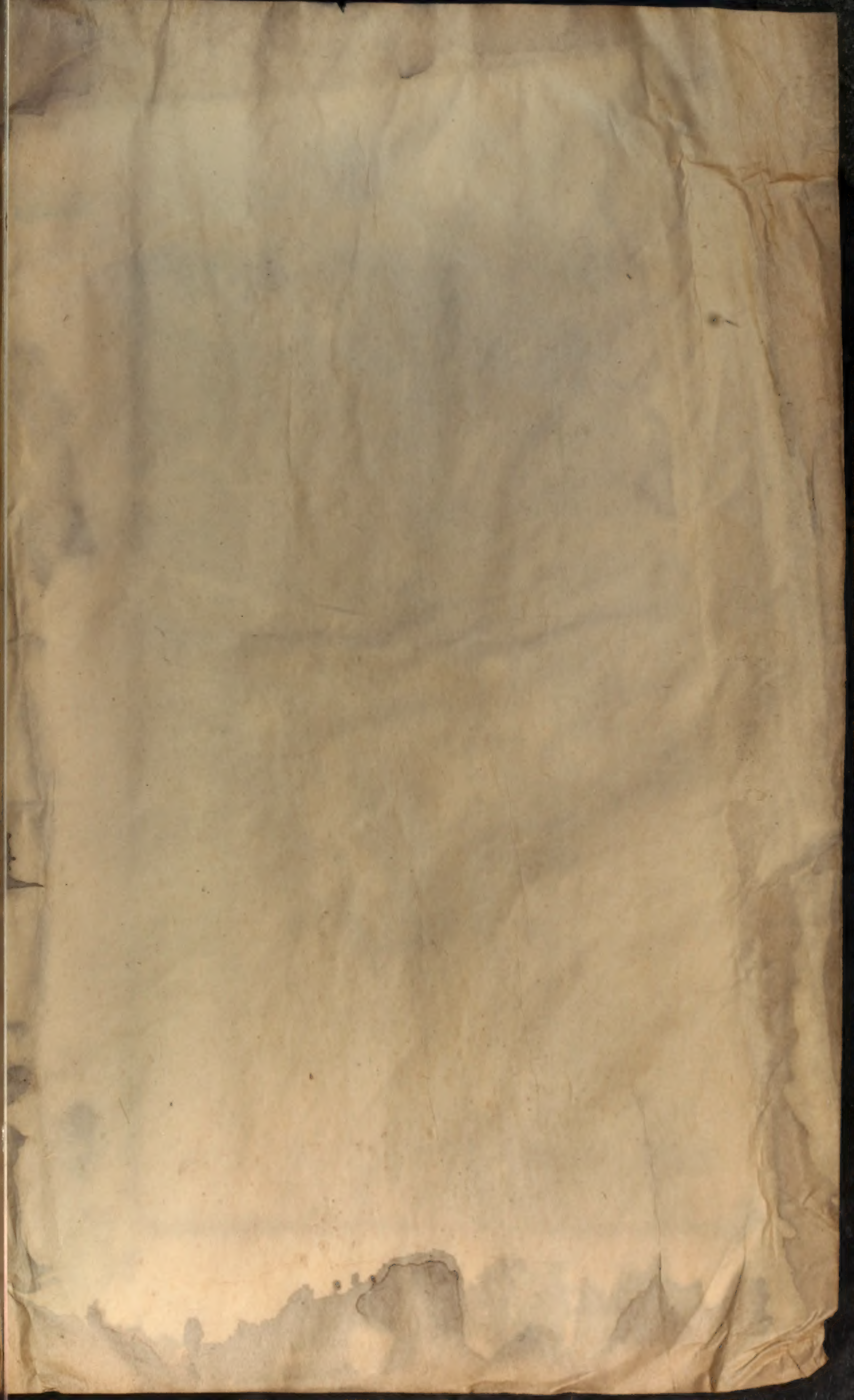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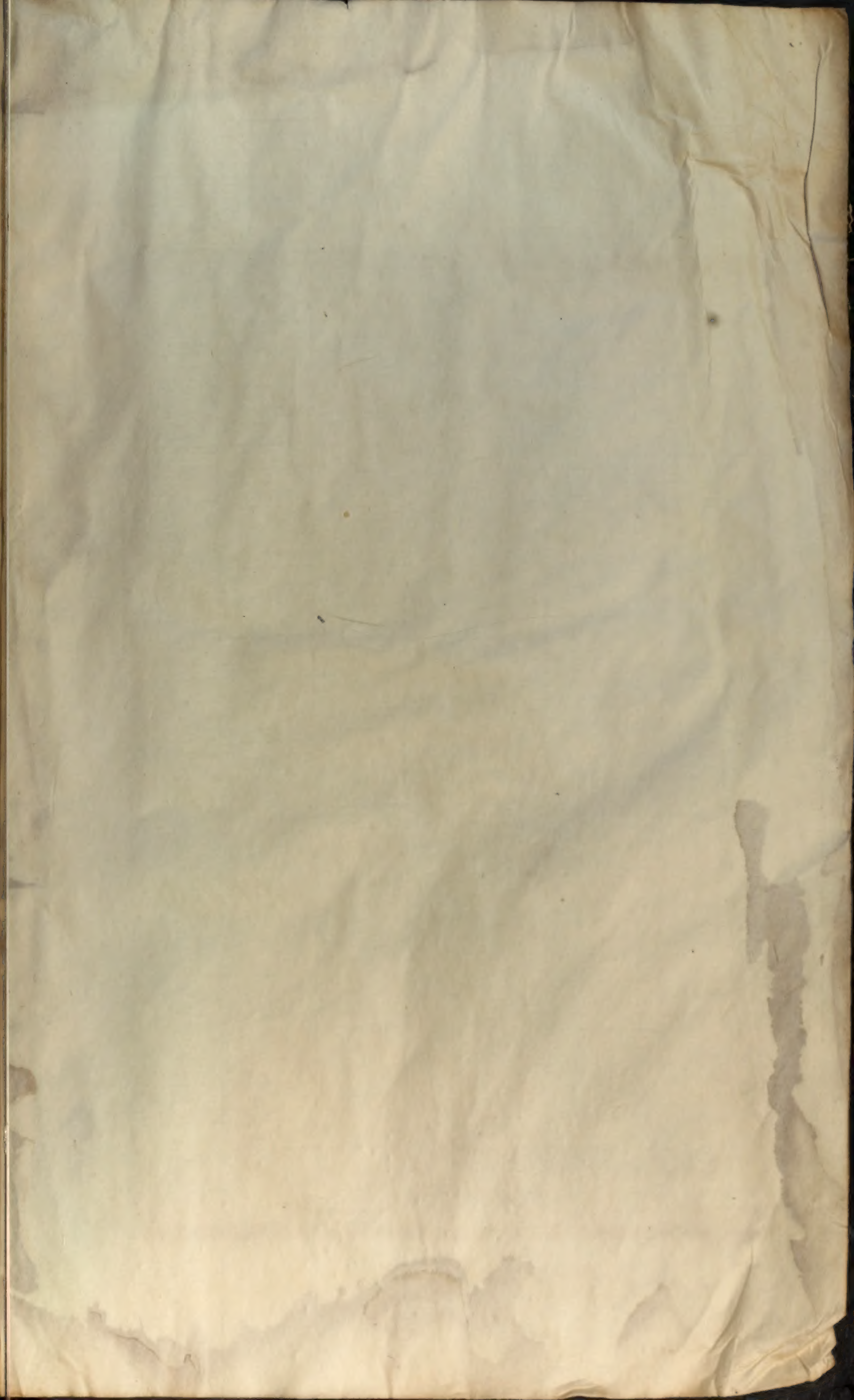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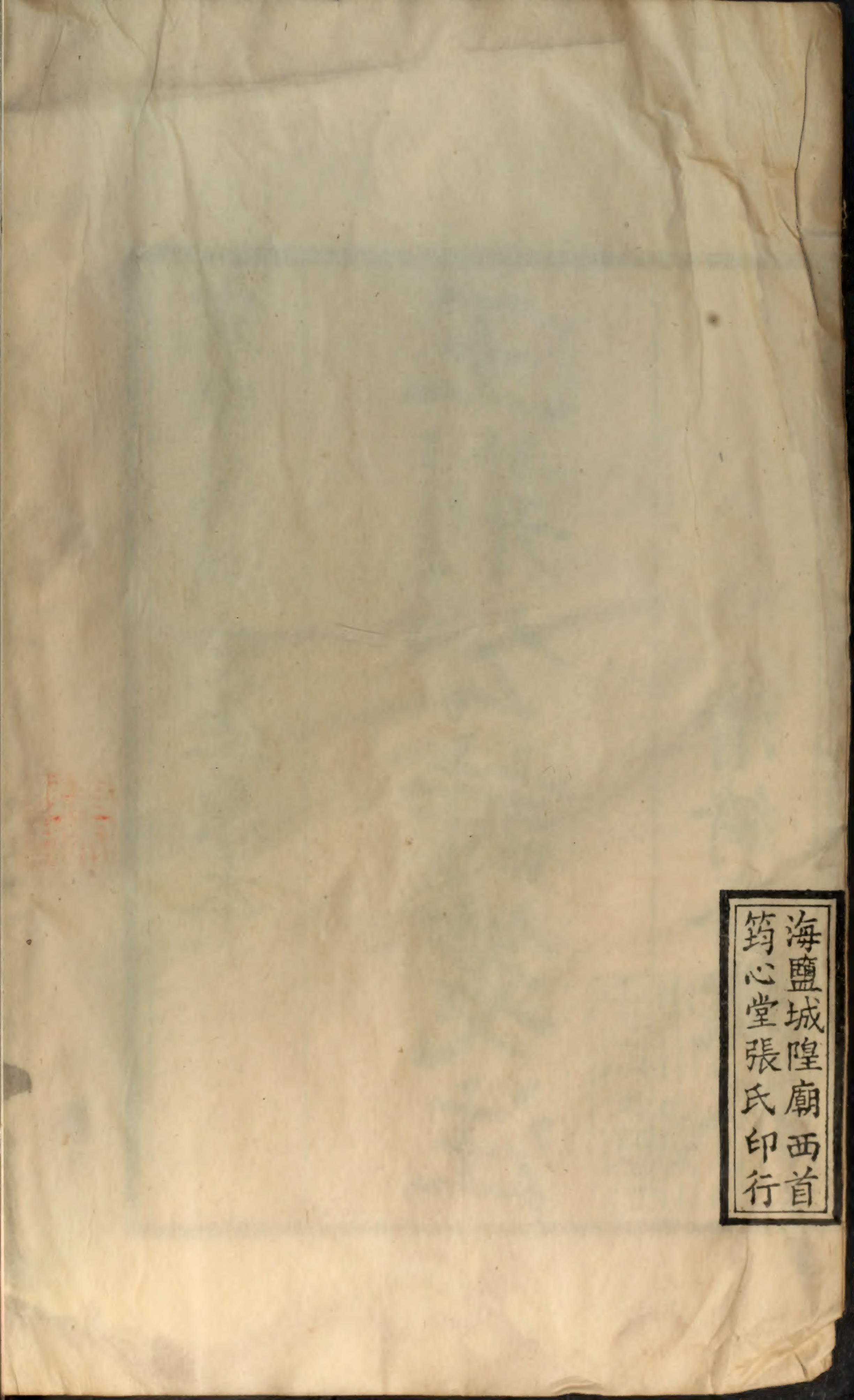
宋李鴈湖先生原本

王荊公詩箋注

清綺齋藏板



王荆公詩五十卷鴈湖先生李壁季章箋注予十年前購得華山馬氏所藏元刻本間取通行臨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歎是書之善不獨援据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史稱季章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今鴈湖集既不存其他著録亦盡逸惟是書見稱藝林而流布絶少因重鋟之以廣其傳俾嗜古者得窺先生之藴涵識臨川之意匠而并可正俗本之紕繆殆如景星鳳凰争先覩之爲快已乾隆辛酉上巳後五日武原張宗松題於清綺齋


海鹽城隍廟西首
筠心堂張氏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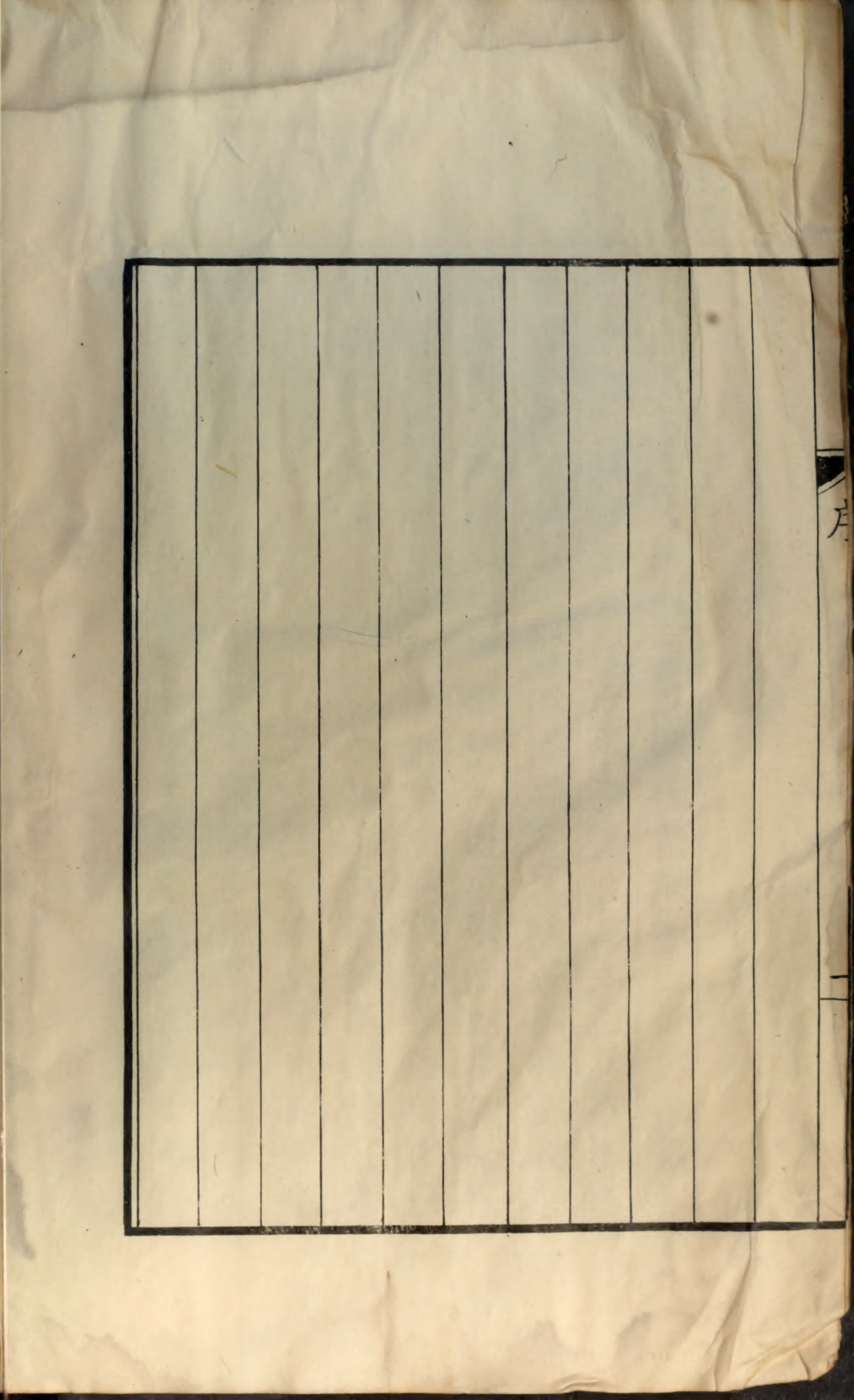
重刊王荆公詩箋註畧例十二則

張宗松青在箋

荆公詩註五十卷見晁氏讀書志與是書卷帙相符馬氏通考稱十五卷葢傳寫者偶倒其文耳陳氏云參政眉山李壁季章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作序

王逸注騷李善注選皆分疏于句下未有譏其橫隔者虞山注杜始變其例并注于全詩之後是書體例不一或分注或總注或用圈隔之或牽連書之悉遵其舊不敢妄爲攙易

注家多穿鑿附會之病又有稠疊蔓引之病李氏捃摭



原本尚有劉須溪評點品藻甲乙容有未當且雜亂注中觀者目眩今並芟之使李注孤行更覺心目開朗

詩集之前例有年譜杜韓蘇諸家皆然荊公獨無或以爲請予曰李氏于題下或標年月或引時事姓名必著官爵必書其于公生平出處兄弟朋友親屬過從離合之迹亦畧可考焉予聞見淺尠未敢爲續貂之舉止彷杜韓蘇三家例附宋史本傳于卷首知人論世請竢後賢

詩中先後序次與坊俗所行臨川集本亦無大異但俗本遺漏甚多古詩如八卷中鳳凰山第二首十二卷中揚雄第一首十五卷中寓言第四首第六首第七

蒐采務求來歷或字義稍有異同則云公別有所本或云未詳出處豈有改竄舊文僞造故事以疑悞後學者乎至于彼此複出李氏亦或不免然一經刪削便失昔人面目不若仍之爲愈

改壯月爲牡丹疑木刊爲水利勘書所以貴闕疑也然元刊不逮宋槧也是翁屢言之是書間有顯然訛脫處悉取四庫書校正惟釋典道藏插架所無未敢增易一字

薛夢符之補注杜集黃學皐之補注蘇集類皆自爲一書是書補注或綴卷末或附詩後今悉仍其舊惟低一字以別之

附録于末又七律中偶成二首李氏逸去其一而附注于寄曾子固詩下或疑中四句重用之故然題下及目録内仍作二首豈李氏原未嘗刪而刊書者誤去之與不敢妄增亦列之于補遺中

通行臨川集本詩題每有增損字句亦多異同或如魯魚亥豕亟當改正或如别風淮雨無嫌並存遽數之不能終也意欲倣朱子之于韓文别爲攷異一卷卒卒未暇姑俟諸異日云

李氏之注王詩猶施氏之注蘇詩任氏之注黃陳二家詩也山谷後山詩注尚有前明雕板東坡詩注則宋漫堂先生獲宋槧本刊行于吳中今遂家有其書矣

首第八首第十首第十三首二十卷中澶州一首寄平甫弟衢州道中一首二十一卷寄愼伯筠以下十三首河北民以下二首律詩如二十五卷中次韻張子野秋中久雨晚晴以下五首三十六卷中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一首三十七卷得孫正之詩因寄呈曾子固至末凡三十首四十卷中春怨一首宮詞一首四十六卷中雜詠第六首四十八卷中晚春以下七首子貢一首通計古今體詩七十二首皆此本所有而俗本所無也惟五古中車螯一首及信陵坊有籠山樂官一首五律中致仕郃少卿挽詞二首則俗本載之而此本反缺因彷草堂詩箋逸詩拾遺之例

失去鄱陽許尹一序又失去題下注脚二頁髣髴同符亦一異也俟訪得之當即補入

開雕於庚申臘月蕆事於辛酉夏五縱臾剞劂鳩工而餘材者倪子東銘大成也往來商榷析疑而辯譌者許子初筠昂霄也至於讐校之勞余獨任之而某書某篇代余檢覓則塾師朱子學顏以發暨闇諤兩兒與有力焉例得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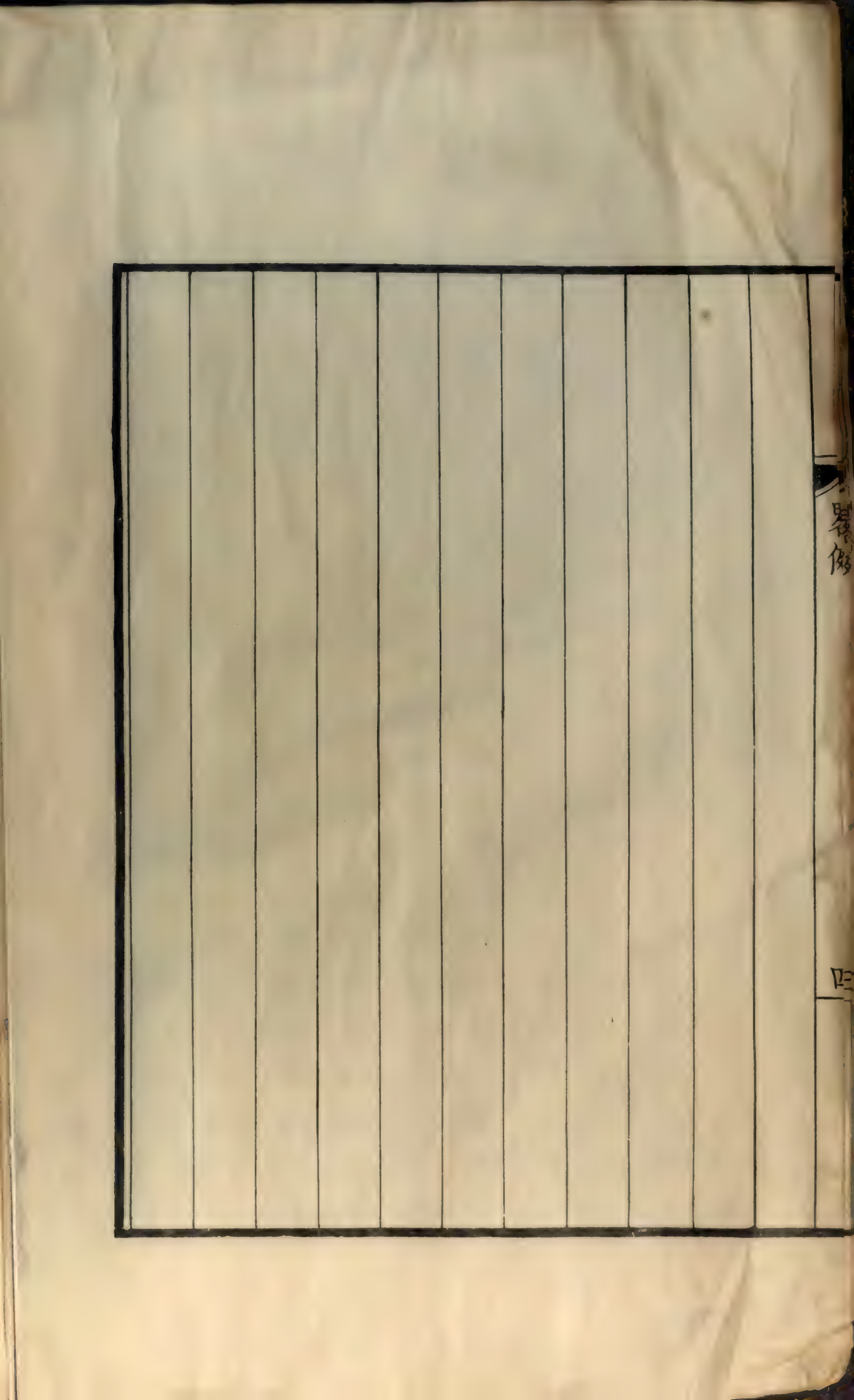
獨是書絕無僅有近代儲藏之家若絳雲若傳是俱不列其目華山馬氏至晚歲始得之故道古樓書目亦未之載衎齋没後復隨雲烟飄蕩流轉數姓歸予插架因念吾鄉姚叔祥有言藏書家但知秘惜爲藏不知傳布爲藏遂繕寫雕印公諸同好覽者勿易視之

宋漫堂先生所得宋槧施注原闕一十二卷其存者又多殘脱雖經時賢補綴究非昔人完書識者不無憾焉是書首尾完好不爲蟫蝕鼠齧殆有神物護持惟卷端失去魏鶴山序一篇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失去兩末頁訪求數年無從鈔録與昔之刻山谷詩注者

宋史本傳

元史臣脫脫撰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



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勑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勑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鬭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

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

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
命知江寧府數月名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
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
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
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
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
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
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
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
必有皐夔稷禼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

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
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審如
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
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
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
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
憂去終英宗世名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
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
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記
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

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
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
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
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
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
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
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

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卨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

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吕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吕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吕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

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

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
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
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
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
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惷愚爲人所惑
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
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
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
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

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
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
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
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
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頴州御史劉述劉琦
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
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
去騤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
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
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

著韓維安石籍以立聲譽者也歐陽脩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内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

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幷爾於官何利焉閼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

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寗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

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

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
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
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
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
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
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
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
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
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
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
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

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周公名
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
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
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
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
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名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
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
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
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
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

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

臣墍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顔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

名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

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名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葢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

王荊文公詩目錄

卷之一

古詩

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廹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卷之三

古詩

卷之二

古詩

卷之四

古詩

古詩

卷之七

古詩

卷之六

卷之九

卷之八

古詩

卷之十一

古詩

卷之十

卷之十二

古詩

晨興望南山　結屋山澗曲
朝日一曝背　黃菊有至性
少狂喜文章　涓涓乳下子
少年見青春　白日不照物
草端無華滋　一日不再飯
秋枝如殘人　青青西門槐
天下不用車　山田久欲拆
聖賢何常施　散髮一扁舟
道人北山來　今日非昨日
秋日不可見　騏驥在霜野
悲哉孔子沒　秋庭午吏散

卷之十四

古詩

卷之十六

古詩

卷之十五

古詩

卷之十八

古詩

卷之二十

卷之十九

古詩

卷之二十二
律詩

古詩

卷之二十一

古詩

靜照堂　重游草堂寺次韻三首

題齊安寺山亭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

宿定林示寶覺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獨飯　草堂

示耿天騭　光宅寺

示無外　北山暮歸示道人

懷古二首

卷之二十三

律詩

與寶覺宿僧舍　中書偶成

華藏寺會故人得泉字

卷之二十四

律詩

荅沖卿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

舟上汴　初憇和州

瘧起舍弟尚未已示道原

送杜十八之廣南　慧聚寺次張祜韻

吳江　江

江南　賈生

還自舅家書所感　世事

寄純甫　招丁元珍

游杭州聖果寺　京兆杜嬰大醇能讀書

其言近莊其爲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

貴賤請之輒往卒也以詩二首傷之

卷之二十六

律詩

卷之二十七

律詩

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八

律詩

律詩

和楊樂道韻六首

後殿朝次偶題　御溝

幕次憶漢上舊居　後苑詳定書懷

上巳聞苑中樂聲　用樂道舍人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待制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詳定試卷二首　奉酬楊樂道

奉酬聖從待制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内翰

卷之三十一

律詩

卷之三十二

律詩

卷之三十三

律詩

卷之三十五
律詩

卷之三十六

律詩

卷之三十七

律詩

卷之三十八

律詩

卷之四十

卷之三十九
律詩

律詩

卷之四十一

律詩

卷之四十二

律詩

陳俞二君忽然不見　與耿天騭會話

卷之四十三

律詩

與道原游西莊過寶乘

庚申游齊安院　庚申正月游齊安院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游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同陳和叔游齊安院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掞丹陽蔡肇同游齊安院

元豐二年僧修定林路成

書定林院窗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

卷之四十四

律詩

卷之四十六

律詩

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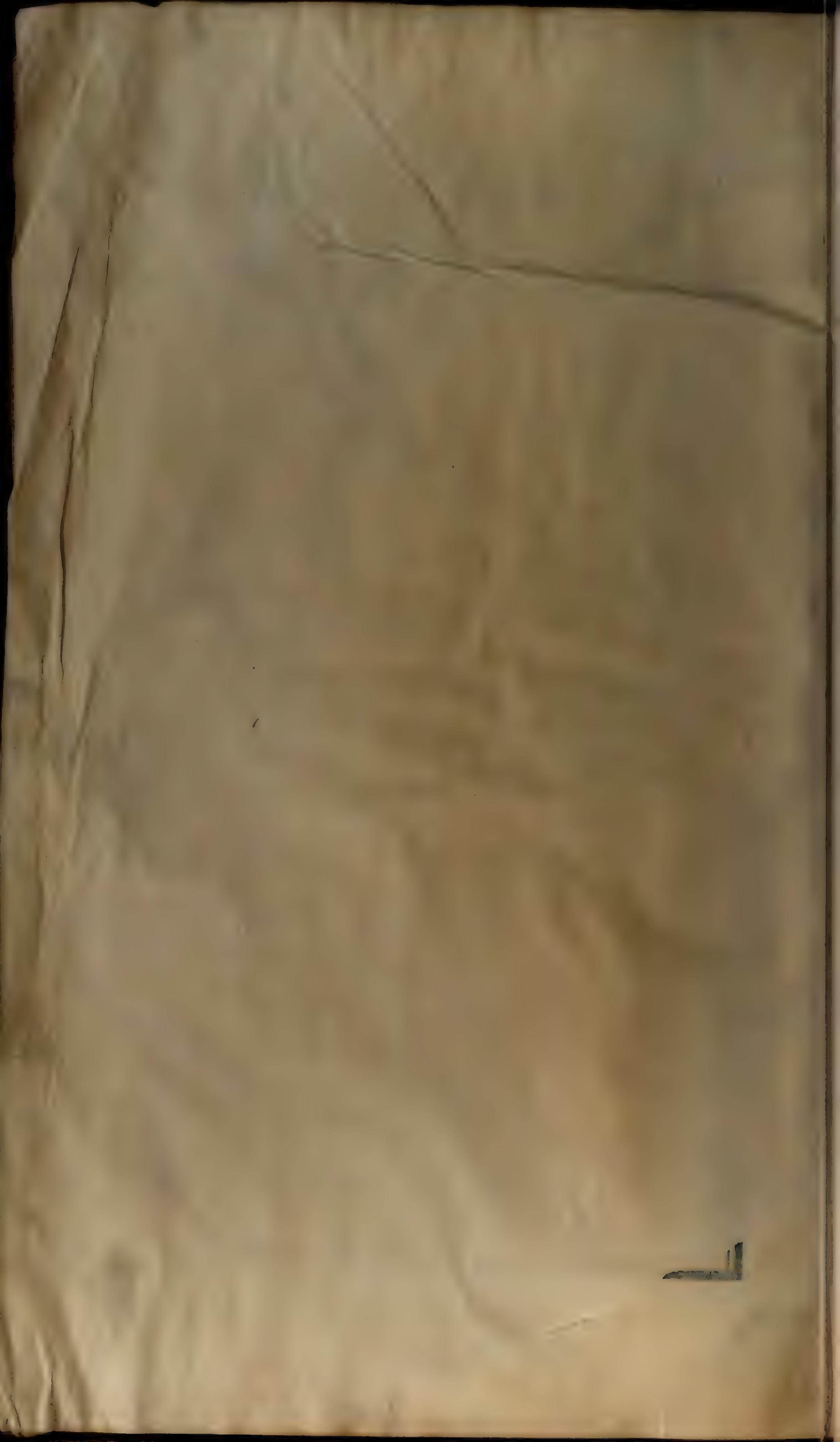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八

卷之五十

律詩

卷之四十九

律詩



王荊文公詩目錄

